



布朗辞职,黯然离去 IC 图片

旧人告别 谁的眼泪在飞!

在唐宁街 300 年的历史中,有过无数重要的时刻。但像 5 月 11 日晚戈登·布朗含泪告别那样感人的场景,人们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在一句“谢谢大家,再见!”后,布朗结束了自己简短但不失礼貌的告别演说。

离开唐宁街 10 号的这一刻,现场的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到了布朗眼中含着的泪水,虽然,他面带微笑。布朗有理由流泪。对于 59 岁的他来说,这一脚踏出唐宁街 10 号,意味着永别;这次离去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;更为重要的是,这样一种离去方式意味着他开创的新工党、新英国局面的终结。

晚上 7 点 10 分,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个告别的时刻,雨点开始淅淅沥沥落了下来,偶尔的闪电雷鸣更是为这出大戏渲染足了

氛围。两名首相侍从从大门里出来了,布朗的助手和官员们也从大门里出来了;7 点 18 分,大门再次打开,这次出来的是告别大戏的主角布朗和他的夫人萨拉。布朗面带微笑,虽然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,门内的工作人员齐声鼓掌。

这是他作为英国首相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。在表达对戴维·卡梅伦的祝福时,他说:“只有那些当过首相的人才明白这个位子担负的责任有多重。在这里,我学到了很多人性的优点,也看到了很多人性的弱点,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,但是,我努力奋斗过,我尽了自己的全部能力想为英国带来好处,为英国人民带来好处。”

他表扬了英国军队,也感谢了同事和幕僚。然后,他的嗓音

有了些许颤抖,他感谢妻子萨拉对自己“不离不弃”,不管遇到任何困难,总是无条件地在身边支持自己,感谢两个儿子“给自己的爱以及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无限乐趣”。他总结说:“当我告别所能担当的第二重要职务时,我更珍惜排在第一位的职务,那就是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的职责。”

当他们和家人手牵手走向等候在一旁的非洲虎时,他的幕僚开始鼓掌,而萨拉明显被深深地感动了。他们没有像切丽·布莱尔离开时对媒体发出挑衅性的嘲弄:“我们不会想念你们”;也没有像玛格丽特·撒切尔那样一步三回首,老泪横流。当汽车缓缓向白厅驶出时,布朗正含情脉脉地对着萨拉微笑,他走得很潇洒。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
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

»评论

一家哭何如一路哭

布朗眼中含着的泪水让人动容。作为英国首相,他并未犯下什么严重过错。工党的颓势,早在他从布莱尔手中接过权力魔杖之前就开始了。

正如他在最后关头向克莱格“求救”时所说的:“你快救救我吧,女王陛下和民众都希望我下台,我快撑不住了!”

可惜没有人会做他的救世主,克莱格也不会,在英国玩政治,没有人会傻到逆民意而动。这

就是开创了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大英帝国,不管你有没有伤害民众,只要民众对现状不满,你就得下台。在民众的眼里,领袖无功便是过,哪怕你泪流满面。

在英国政坛的巅峰已经摸爬滚打了 13 年的布朗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告别时,他将眼泪强摀在眼眶中,没有让它落下来,七尺男儿为了屁股下面的座位当众痛哭,除了让人笑话之外,别无他用。

我们该对布朗的眼泪表达敬意,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,让摇摇欲坠的工党政权又延续了 3 年,工党已经执政 13 年,天下没有常胜将军。

我们不该对布朗的眼泪表达同情,眼泪代表了他个人的失败,却代表了英国民众和英国政治制度的胜利。只要民众开心了,就让布朗哭去吧!

一家哭何如一路哭?

快报记者 潘文军

»国际观察

由来只有新人笑,新人又能笑多久 ——透视菲律宾和英国大选

近日,邻邦菲律宾和远在欧洲的英国,大选落下了帷幕,选举热闹纷呈而又令人玩味。尽管国情不一,所处地理位置不同,地缘政治特点与文化背景、繁荣程度也不尽相同,但选举的结果完全一致:新人掌舵。加上在年初走马上任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,新人、新政,成为了今年以来一些国家政坛的一大特点。

赤字+丑闻成全了他们

透过热闹的表面,我们不妨寻找其中的共性。首先,因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拖累和影响,英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复苏缓慢,债台高筑,失业率居高不下,其中英国的财政赤字高达 1600 多亿英镑,几乎是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最高的,与希腊不相上下。菲律宾的境况与之惊人的相似:财政赤字创下了过去 16 年来最高的,其中 2009 年为 2985 亿比索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甚至在评估中认为,继 2009 年经济增长仅为 0.9% 之后,今明两年菲律宾经济增长速度将位列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倒数第一。在更换了领导人的乌克兰,情况同样严重,还因危机深重而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威胁停止贷款。其次,政界丑闻迭出也是这些国家在选举之前的共同特点。在英国,半数议员卷入了“骗补门”,最令人咋舌的是,审计人员不得不要求包括首相戈登·布朗在内的 300 多名议员归还超额补贴。这在英国上下引发了政党机制公信缺失的争论与质疑,因为并非少数议员犯下“损公肥私”的错误,而是“大面积”的议员。在菲律宾,丑闻则更具有爆炸性。去年年底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与选举有关的政治谋杀事件,让许多菲律宾人怀念以打造清廉政治而著称的科拉松·阿基诺,而她正是如今当选总统的阿基诺三世的母亲。

因此,如果分析这些国家“改朝换代”的共同原因,那么,经济的疲软乏力,加上政界丑闻应该是主因,因为它使选民抛弃

了执政党和政坛旧人,而挑选了这些新人,绝非新人所在的政党以及他们本人的影响力在一夜之间足以变天,否则英国在野的保守党不可能达不到议会下院的半数以上席位。这颇有些“时势造英雄”的味道。

新人+新政能否扭转乾坤

已经入主唐宁街 10 号的戴维·卡梅伦和即将走马上任的阿基诺三世,已经迫不及待宣布了他们的新政。耐人寻味的是,他们在今后的仕途中同样面临着几乎一样的问题:重振国家经济、恢复投资信心、打造清廉政治。

在英国,卡梅伦与克莱格首次面对媒体大秀合作,并声称他们至少要合作五年。而在菲律宾,阿基诺三世信誓旦旦地表示,重振经济是他上任之后的重点。他还表示,上任之后他将全力打击腐败。然而,观察家们并不像他们这样轻松地看问题。就英国而言,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本来政治理念就存在较大差异,一个为中右,一个则为中左,况且对于投票体制的改革水火不容,一旦决裂结果不利于某一方,势必分裂。因此,这套政治“组合拳”能够持续多久,多数人并不看好。而对于菲律宾来说,美式民主本来就水土不服,要惩治盘根错节的裙带和腐败不仅难以办到,甚至还会促使某些势力的强劲反弹。有鉴于此,对于这些新人能否扭转乾坤,我们怎么也无法抱以绝对的乐观。

再以事实为证,近来在世界政坛,与此十分类似的反面的教训似乎就在眼前:当日本民主党击败了老牌的自民党而上台执政之际,政治新人鸠山由纪夫同样被寄予了无比的厚望,甚至受到了选民们的狂热追捧。但如今,不幸的是,他的支持率却跌到了低谷,选民们对他上任伊始时的厚望变成了失望和绝望。他的覆辙谁能够担保不会在这些政治新人身上重蹈呢?

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成汉平